

北大荒作家文库

三个 穿军装的 少年

陈凤楼 著

版社

三个穿军装的少年

陈凤楼\著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个穿军装的少年/陈凤楼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0.

(北大荒作家文库/窦强主编)

ISBN 7-80639-377-3

I. 三…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959 号

《北大荒作家文库》

三个穿军装的少年

主 编/窦 强
副 主 编/赵国春
责 编/刘培杰
本卷作者/陈凤楼
封 面/董 然
版 式/平 山
出 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印 刷/佳木斯市劝业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发 行/哈尔滨出版社
开 本/850×1168 毫米
印 张/4.75
字 数/10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套
书 号/ISBN 7-80639-377-3/G·73
全套定价/198.00 元(本册:1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文学走进新世纪

——《北大荒作家文库》序言

韩乃寅

这几年来北大荒文联连续出版了几套文学丛书。继1998年《北大荒文丛》问世后，今年在跨进新世纪之际，又编辑出版《北大荒作家文库》。这套丛书的作者，有坚持在北大荒辛勤笔耕40余载的老作家；有生活在基层长期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中年作者；还有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这套丛书体现了北大荒老中青三代文学创作的成果，因此，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北大荒作家文库》，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等门类。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位反映了北大荒这块土地在漫长的岁月里的开发、孕育、成长和变化；反映了广大垦荒者怀着满腔热情艰辛的开拓和无私的奉献。

丛书的作者大部分生活在基层，他们是啜饮着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水成长起来的，他们和黑土地相依相伴数十年，有着浓浓的乡情。读了他们的作品就是读了一代垦荒者心灵和命运；就是读着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中的某些作品，是以作者独立的、独有的见解，不回避苦难，不掩饰矛盾，突破旧的思维定势，因而使人感到眼目一新。

北大荒文艺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文学创作高潮。两次高潮中曾涌现出一批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的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积极的影响。1997年，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又提出在改革开放时期，实现酝酿第三次文艺创作高潮，这套丛书的出版，就是老中青三代文学工作者实现第三次文艺创作高潮的具体行动，是北大荒文学走进新世纪的脚步。可以这样说：“我们正在实施一个文学创作的系列工程。”

唐代诗人韩愈曾有诗曰：“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在千禧之年的北大荒文艺创作形势，正是可以用“百般红紫斗芳菲”这句诗来概括。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作家、文学工作者，满怀激情地走上新世纪的北大荒文坛。

目 录

1	第一章	“此行必果，此考必中”
10	第二章	考中
21	第三章	汪洋
33	第四章	“黑人牙膏”
41	第五章	汪洋毕竟是汪洋
49	第六章	壮举
58	第七章	在零下二十度
72	第八章	守卫北京
82	第九章	三故事
95	第十章	教授来了

110	第十一章	阵地
121	第十二章	牺牲
132	第十三章	献身
146	后 记	

第一章 “此行必果，此考必中”

滴嗒，滴嗒……

闹钟在五斗橱上滴嗒滴嗒，不息地响着。

听来，煞似它在自励。

它已经一派衰相，边缘的镀金褪去不少，斑驳着，它的钟面虽依然如关公的脸膛赤红，钟面上的“英雄”二字虽依然似关公卧蚕眉下的灼人双目闪亮，却只能靠卧侧支撑了。是的，它确已衰老了，立着走已不能持久，难与同类匹敌，它是在仰面朝着洁白的天花。滴嗒，滴嗒，顽强地。宝刀不老乎？雄风不减乎？很准。每天凌晨4点40分必大声喧闹不止……那骤来的闹声，令人振奋。有时会使我想起数十年前从睡梦中惊醒报警的钟声和那时的紧张。紧张？鲁迅说，“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秋夜纪游》）。

这以独特的仰面朝天的卧姿是展示它“生命的力”吗？

这是我家第二只闹钟。

那前一只也是英雄牌，是1976年底买的。

那年妻从随所在的省级机关下放金坛县山区调回南京后，在东郊上班，家住城西，很远，车少，挤，又要转车，要早起免得迟到，她一直很敬业的，就买了那第一只闹钟，每日晨5时开闹。那时妻决心补上失去的时光学一门外语，正可准时在每日早晨5点30分听到江苏台由著名仲玉贞教授讲授的日语广播讲座。可那第一只闹钟只走了八年就死活不走了。八年，和妻下放接受“再教育”的年

月相等。

1984年买来这第二只，八年后即1992年亦显出了衰相，每天上一次弦已不能走完一昼夜，就上两次三次，稍有疏忽就停，不知不觉，悄无声息，停了。终究不能一丢了之——它毕竟伴随全家历经了那欣欣向荣的八年2800多次闹醒全家，而那骤然而起的钟声多少次使我回忆起睡梦中惊醒的警报钟声……

就连鲁迅也这样说过，“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想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朝花夕拾·小引》）

我怎么能忘掉我的“蔬果”呢？它，也“蛊惑”着我“思乡”……

忽一日灵感来了！立着走动不便了，它，那么躺着怎样？躺下试试。让它继续伴着我。躺下。一躺就灵！！滴嗒，滴嗒。不息。持久。悦耳。响亮！响亮地喧闹在每天的凌晨4点40分。换了个方式它竟活得那么轻松、自如、舒展、愉快！这一似乎大有深意的个案使我想起了人生，想起了不少与人生相伴的哲理……滴嗒、滴嗒，历过第二个不平凡八年中的第七个年头，迎来更加不平凡的，1999！

令我惊喜不已。这“生命的力”！

尽管堂屋墙上早已挂上石英壁钟，每看时间却要来到五斗橱前与它会晤。会捧起它，逼视。看着光亮玻璃面中的自己，模糊不清，偶会摸着自己苍老的面孔。

一进入1999，看的读的听的想的，“50”就多起来。多多。多多益善。

1949—1999，对社会主义祖国是美好的。

1949—1999，对我同样美好。

这美好就激荡心胸。

忽一天，在本市 8 月 18 日某报上读到《上海六少年离家出走调查记》就收藏起来。因为它使我想起当年自己的离家出走。甚至想到如果能不令人厌读，也许值得一书。李白怎么说的？“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滴嗒，滴嗒……

1999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8 时正，像还在上班时那样，准时坐在桌前，在闹钟滴嗒声中摊开纸，正要挥笔——突然耳边响起，孩子们列队手持鲜花献给雨果的诗歌，那是在雨果 80 岁生日时——

我们是小小的燕雀
翱翔淘气的黄莺
前来唱几支歌
献给老鹰
他好凶
可他温柔
你尽可以
把头伸进他的羽毛

那张 1999 年 8 月 18 日报上刊登的调查文章中所说的那六少年离家出走，和我 50 年前的出走有某种相似，例如“早有预谋”，又例如筹集经费时“拿”了家中的戒指以及走时给家中丢下一封信的细节，简直就是相同了。不同的是他们——那六少年的出走是觉得读书没劲，要“闯荡广州”，南下。

而我，是想读书，北上天津。

50 年过去了。可我还能清楚地记起 1949 年 8 月 1 日的情景

那是个大晴天。天空湛蓝。清晨的中山东路行人寥寥。在同学 Y 的陪同下，离开座落在廖家巷的协和中学（现 15 中）走向新街口汽车站，默默无语，直到我登上汽车他才向我喊了句，考上军大来信，记住！眼含晶莹泪花。我也双目湿润一直注视着他，招着手，直到汽车在新街口圆盘转弯他身影消失。他也许只是一种惜别加上一份担心，可我比他复杂多了……我是个少年离家出走者！

我是 1947 年底从安徽固镇我衣胞之地来南京的。次年插班在牙檀巷私立大雄中学读书，读初一下。校舍是平房，进学校必通过一座大雄宝殿，在罗汉们垂视下行走有一种肃穆感觉。在此后的许多岁月中，一遇到“肃穆”偶会想起 13 岁中的那段时间在罗汉垂视下的行走。我小学毕业，小学没学过 ABC。教英语的周老师对学生很好，发现我英语差就叫我每晚到他家（他住在学校）给我补习，分文不收。如今每在报端读到有些学校搞乱收费向学生逼钱，就感慨起来，乃至“腹诽”。我也努力没使周老师失望，50 多年前，他教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如今我还能成段背诵。但是我后来离开了大雄中学，原因是七家湾一带的流氓常来滋扰，影响学习。有一次，一群流氓在校园中寻衅和高年级学生打起来，还动了匕首，一位同班同学被“误”伤，这是位很老实的小同学。鲜血湿透了他的粗布衣衫。他的姓名我至今未忘，他叫苏鹏，因为是第一次见到不停流淌的鲜血和他连系一起……

离开大雄中学我考进五台山下的中正中学读初二上。后来我知道它原先是国民党军官子弟学校，虽然已向社会招生但多数学生仍然是“子弟”，同班同学中有几位是将军的少爷还有位是南京防空司令的公子。教员多是国民党军官亲属。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质量是有名的，不然我不会报考的。严则严矣，体罚乃至拳打脚踢学生常有发生，也有名。尽管如此，报考者众，甚至有从徐州来报考

的，有的竟是连考了两年。班里多是十二三岁的少男少女，也还有十七八岁高人一头的大男大女。我在这一群贵同学中就相形见绌，土得得了。可我的成绩不土，从没被罚过，相反，老师倒是夸过几次。给我留下赏罚严明印象的是一次亲历。一次我在操场边拾到一支钢笔交到校教导处，第二天校部门前告示栏就贴出大字布告，说初二学生牛鸣拾到一支派克金笔立即送交校部，特此表彰，云云。但学期没结束，这个学校就迁往湖南某地，因为淮海战役国民党败了。

我要读书，就在建邺路私立江南中学入读。

我就是在江南中学结识 Y 的。南京解放后，江南中学停了，我和 Y 一起来到解放后复课最早的协和中学。虽是私立，校舍很漂亮，西式楼房，一进校门的庭院有几株高大的伞状雪松。穿楼而过后边是广阔的操场。师资力量强大，老师们西服革履，气宇轩昂。还首开了俄语课，同学们兴奋异常，都说全是全市第一。我们每和老师分手时都会郑重说，都斯维达尼亚！又有传说，教俄语的老师已接到北平来信，邀请他到将要成立的联合政府做事！“联合政府”是我那时听到的又一新词。师爱生，生敬师，亲善、友爱，一片新气象！国语老师称我的作文“通顺流畅”，代数老师夸我“一丝不苟”，历史老师说“学习专注”，体育老师常常表扬我“不知疲倦”，唯独音乐老师总向我皱眉叹息，形容我“歌如牛鸣”，还说与我的姓名颇为一致，可谓“珠联璧合”。尽管师言绘声绘色，我却盲目自得牛劲不减，唱起歌来仍认真卖力，歌虽还不会唱歌词却早背得滚瓜烂熟了，像当时流行的西北民歌，“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地啦哟哟……”

可以说我对所有学习内容都有浓厚兴趣。至于为何那样，当时并未多想，只是一味地兴趣盎然。数年后我偶然读到一句格言，说

“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无知”。我当时大约就是那样的，越发现自己的无知就越用学习去补填。

还有就是家教严厉。父亲是生意人对人和气，可对儿子们从不和气。对我上学的事从不过问，但对于他要求熟背的一定限期背熟。暑寒假不准睡懒觉（平时更不准！），干什么？背书。背什么？背《古文观止》，或是“珍词绣句见叠出的天才之作”《滕王阁序》，或是“愁惨悲哀，不堪再诵”的《吊古战场文》，或是“饶有逸韵”的《陋室铭》；背唐诗，或是“离奇恍惚不可思议”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或是“写哀情第一杰作，流传千古”的《长恨歌》，或是“法律深细，文势跌宕不群，独有千古”的《韦讽绿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背宋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不是消遣，不是好玩，必须熟背，否则要挨打，甚至……罚跪！

我从未使父亲失望过，篇篇、首首都行行云流水背诵。那是在漆黑寒冷的冬晨和散着朝露清新气息的夏季黎明苦读的结果。那时我低吟或朗读的场所不是灯光明亮的货栈。不。那是不允许的，别人要睡觉，电费也须节省。我盘桓吟诵的地点，冬是水西门一带屹立的城墙蒿草蓬生的顶端，所以，每登临城头就会想起“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来，夏则在莫愁湖畔踟蹰，几乎是风雨无阻地去吵醒莫愁女的美梦，“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梁武帝《河中之水歌》常常伴着我的归途。“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给了我不少影响。城头、湖畔是我自己选择的，既安静无扰又能锻炼胆量，觉得很有情调。

这“苦读”对我很有好处。许多年后有了儿子，在他呀呀学语时就教背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伟大的 37 首诗词，儿子首首能背，尽管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也让我高兴。教子背诗，除了“家教”影响也还受到伟人恩格斯用背诗训练记忆力成功经验的启导。须知，恩格斯能说 20 种外语，记忆力是惊人的！（回忆马克思恩格

斯》)1977年元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周年，儿子在我所在的公司机关座谈会上将诗人徐刚发表在《江苏文艺》(即《雨花》)上的400多行长诗《青松为什么开白花》背诵得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众人就夸“这大头儿子真有两下子！”儿子的头的确大了点。那年儿子8岁，儿子背诗曾成为佳话流传。

我的“苦读”秘密终于让同学们知道了，就戏称我是“湖畔诗人”或“萨都刺”(因为这位元人写过《登石头城》，“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就出其中)，口气中固然多少带着赞扬，也许还有善意的揶揄吧。

我还有过一桩让同学们另眼看待的事。因为解放不久，不算太平，学校就出了一位同学自行车被窃的事。偏巧，那窃贼撬车得手后慌忙逃走飞快从窗下驰过时，让我无意中一瞥看个正着。那是辆绿色“风头”，崭新，外国货，全校只有这一辆。车主是初一同学。他车技高超，常在楼前庭院或楼后操场表演空手定车或倒骑像传说中的八仙之一的张果老那样。炫耀之情溢于言表。结果成了窃贼的“选点”。下课后，那同学号啕大哭，我的风头！我闻讯后告诉他我亲眼所见，那家伙我见过！后来校方报到公安部门，过几天，要我去对质。消息传开不少同学为我捏把汗。因为据传闻那家伙膀子壮，外号“镇三山”是洪武路一带有名的无赖。我没有犹豫就去作证。那家伙抵赖不过，招了。同学们都说我勇敢，我则认为做为新社会的学生，谁都会那样做的。应该说，这和当时的学校教育分不开的。那时，我们常常从老师口中听到“好好学习，报效社会”的新思想，受到熏陶。历史竟是那么有趣，1954年我从北京部队回南京探望父母，已在市公安局五处工作的三哥告诉我，那偷车贼后来作案又有前科，他看过有关材料其中就有1949年审那窃贼时我作证的庭录，说我还真有点无畏精神，敢一人偷偷跑去报考华北军大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样，就可以看出我那时很想读书，成绩也还不错，学校也不烦我，即使按现在的看法我也是想当好学生的。我真不能理解上海那六少年为什么觉得学习没劲！

那时，放学后在货栈我也很勤快，常帮助做些杂活，推滚圆圆又沉重的煤油桶，用抹布把淌到地上的煤油蘸起挤到专盛脏油的小桶里。觉得这样的劳动和读书一样愉快。

可是，这愉快突然出现断裂，我读书的梦想被严父粉碎了！

汽车向下关中山码头奔驰着。看阳光下的街道、行人，为终于踏上征途而高兴。

前边说过，那天是1949年8月1日，当时对这个伟大的日子还一无所知，而在此后每逢这个光辉节日来临都使我心情激荡。前边也说过，那天是个大晴天，太晴天却给蒋机骚扰有了可乘之机。途中几次空袭警报迫使汽车停下，行至挹江门附近时，警报又响了，为了安全还疏散过，大家都躲在树下或檐下向空中张望。终于到了下关中山码头，终于来到了栈桥上，候船渡江。看滚滚江水不禁想起“大江东去”名句。这是我第一次目睹长江的浩淼，1947年冬，来南京时是夜里乘轮渡过的江，只觉得江水像酱缸，乌黑。

这时，突然空袭警报又凄厉长鸣。为躲空袭，渡轮立即开走了。人口铁门早已关闭。栈桥上一片惊慌，大人叫小孩哭，乱作一团。愕然，背后响起猛烈枪声！都转身望去，只见一架蒋机正怪啸着向不远处下关电厂俯冲扫射。据我后来学到的敌机识别知识，那可能是架P—38被称为“黑寡妇”的家伙。

火舌！那火舌正从下关电厂一座小楼顶上迎着蒋机喷吐，灼目，鲜亮！枪声震耳。可清楚看到黑色枪身和枪前的解放军英姿。也许是蒋机更感到火舌的刺眼和炽烈的可怕，突然掉头远逃，很快就消失在蓝天中。我第一次目睹了这场对空作战，很是兴奋，没想

到这对少年的我竟是一场启蒙，对我后来考入军大在选择兵种时起到那么大作用。

战斗很快结束了。警报解除了。栈桥上却一片寂静。都目击了刚才激烈而短暂的对空作战场面，都看到解放军英勇无畏了吧，人们在想什么？忽然，一位农民模样的壮汉叫道：“解放军人人是好汉！要是那倒头飞机敢再飞近点解放军会抡机枪砸扁它！”说着抡起手中的扁担。人们终于等来了渲泄欢乐的佳机。笑声突起，那笑声，被躲闪那舞得呼呼生风的扁担的夸张的身姿托起，轰然像滚滚的雷鸣。

我一直张望着，向那下关电厂耸立的小楼顶端。船来了，上船了，船开了，我仍然向那小楼顶端张望，不由又一次对自己说，此行必果，此考必中！

那么，考不中怎么办？从来没想过。牛鸣难道会考不中！还没学过“两分法”，很形而上学地——少年牛鸣才是：牛犊。现成的句子“初生牛犊不畏虎”。牛犊就充满狂想。对那时情形无以名状，幸有“聊发少年狂”古句提示就用了“狂想”。“狂想”，也许是人生不可跃过又必不可少的少年阶段的特征，50年后那上海六少年又成了例证……

可是，牛鸣考中！

第二章 考 中

1949年8月5日上午，阳光灿烂，我来到法汉中学门前。天津的8月阳光炽热度比南京弱了不少，给人一种明媚的感觉。学校的铁围栏碧绿像刚漆过，亮闪。下边膝高的石基红红黄黄。进得校门，环楼的树荫令人清爽。楼前巨大木牌上白漆黑字，天津市法汉中学七个大字苍劲古朴。这苍劲古朴就融化在血液中，那块校牌可能早已不在了，在我心中却是永不磨灭，如丰碑。沿石阶数级入室是空荡的大厅，只放着张绿色的乒乓球台，旁边有几只条凳。左边一间屋子门敞着，里边铺着两张铺板，有位解放军正伏身铺前在读书。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对自己说，沉住气，跨进门去。我找对了，这里正是华北军大招生处。听到脚步声。解放军站起，面向我。他一身褪色的军装，胸章白底红边黑字，腰束皮带，和我见过的解放军几乎没两样，不同的是戴着眼镜，透出文化人的神采。问明来意便拿出一张考生登记表叫我填，趴在铺板上填好后交给他，同时交给他一纸“高中二年肄业”证明；那纸证明上的油墨气味熏得我有点心虚。还有一处心虚的是年龄，填的是：18岁。他接过后看了一眼向我一笑，他为什么笑？那浅浅一笑不知意味着什么。我又暗暗对自己说，沉住气！考试时拿出真本事。

考试立即开始了。这时我才知道只考两门。我遵命来到大厅乒乓球台边坐定。这是牛鸣一人的考场！感到庄严。展开考卷，数学卷上两道算术一道代数，几何三角各一道，语文卷上试题是：《给向大西南进军的解放军的慰问信》。这两门都是牛鸣的强项。先答